



JERUSALEM!

为你， 耶路撒冷

〔美〕拉莱·科林斯 (Larry Collins)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Dominique Lapierre)

—— 著

晏可佳 晏子慧 姚蓓琴 —— 译

为你，耶路撒冷

O JERUSALEM!



〔美〕拉莱·科林斯
(Larry Collins)

〔法〕多米尼克·拉皮埃尔
(Dominique Lapierre)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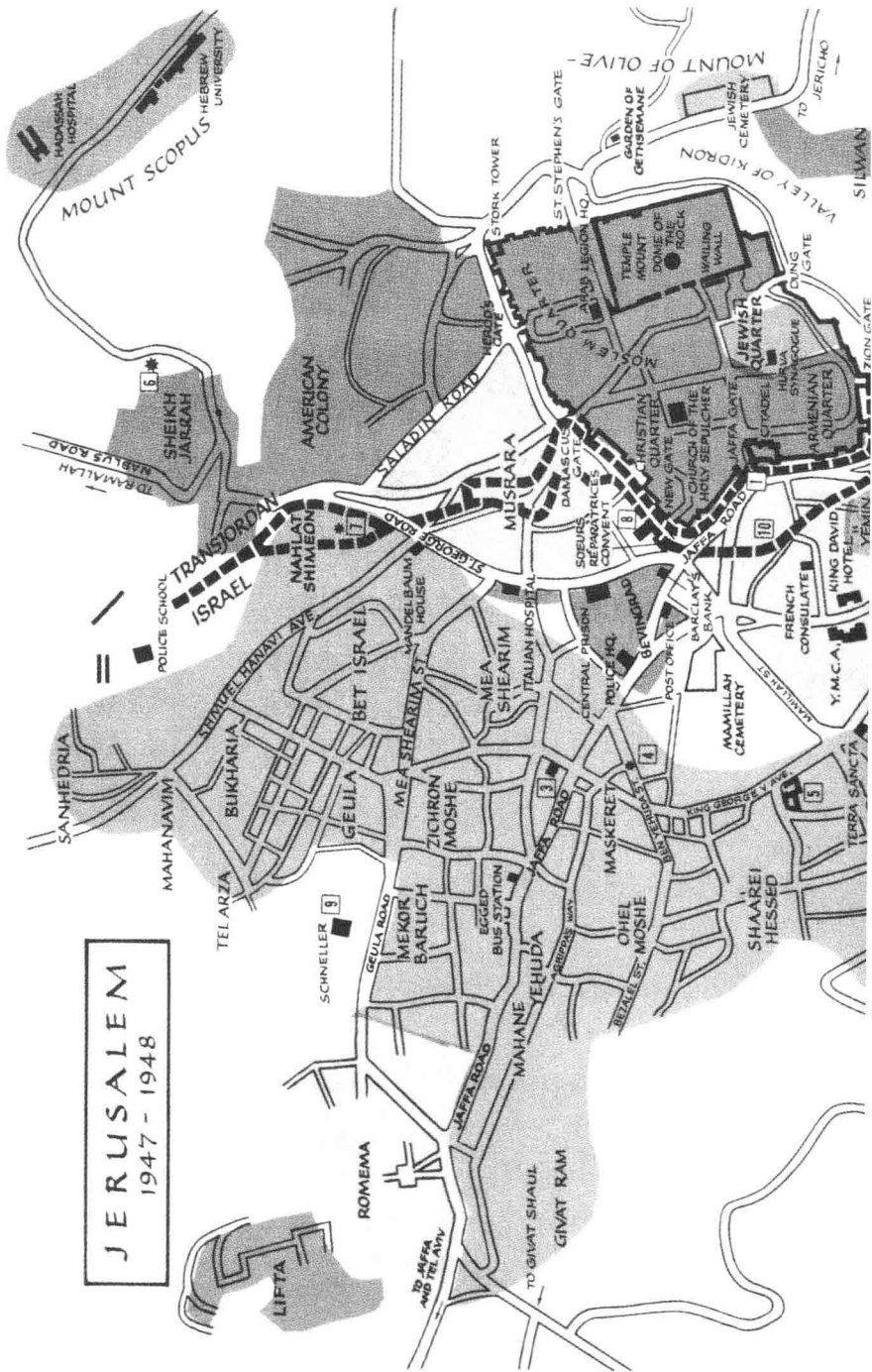
晏可佳 晏子慧 姚蓓琴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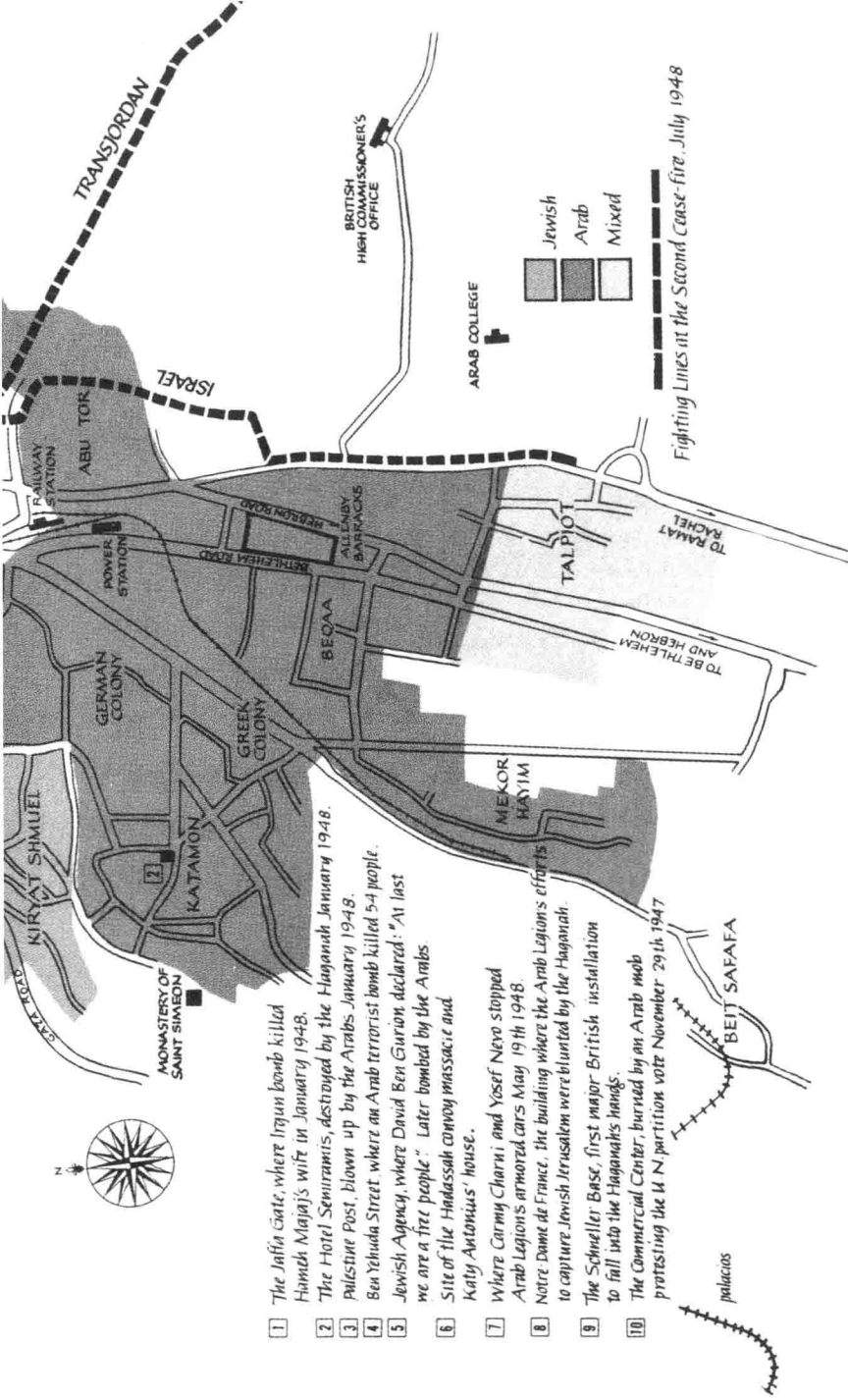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JERUSALEM

1947 - 1948





- 1 The Jaffa Gate, where Irgun bomb killed Haneh Mijaj's wife in January 1948.
- 2 The Hotel Semiramis, destroyed by the Haganah January 1948.
- 3 Palestine Post, blown up by the Arabs January 1948.
- 4 Ben Yehuda Street, where an Arab terrorist bomb killed 5-4 people.
- 5 Jewish Agency, where David Ben Gurion declared: "At last we are a free people". Later bombed by the Arabs
- 6 Site of the Hadassah convoy massacre and Katy Antonius' house.
- 7 Where Carmy Charvi and Yosef Nevo stopped Arab Legion's armored cars May 19th 1948.
- 8 Notre Dame de France, the building where the Arab Legion's efforts to capture Jewish Jerusalem were blunted by the Haganah.
- 9 The Schneller Base, first major British installation to fall into the Haganah's hands.
- 10 The Commercial Center, burned by an Arab mob protesting the UN partition vote November 29th 1947

地图译名 (以英文字母排序)

JERUSALEM (1947—1948), 耶路撒冷 (1947—1948)

Jewish, 犹太人居住区

Arab, 阿拉伯人居住区

Mixed, 混合居住区

Fighting Lines at the Second Cease-fire, July 1948, 1948年7月第二次停火期间的战线

[1] 雅法门, 1948年1月, 哈梅赫·玛贾吉的妻子在此处被伊尔贡的炸弹炸死。

[2] 塞米拉米斯旅馆, 1948年1月被哈加纳摧毁。

[3] 《巴勒斯坦邮报》总部, 1948年1月被阿拉伯人炸毁。

[4] 本·耶胡达大街, 阿拉伯恐怖分子的炸弹曾于此处炸死54人。

[5] 犹太代办处, 大卫·本-古里安曾在此宣告: “终于, 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 后遭阿拉伯炸弹袭击。

[6] 哈达萨车队遇袭处、凯蒂·安东尼奥丝的住房。

[7] 卡尔米·恰尼和约瑟夫·尼沃 1948年5月19日于此处阻止了阿拉伯军团的装甲车。

[8] 法国圣母院, 哈加纳凭借此建筑, 令阿拉伯军团夺取犹太耶路撒冷的努力化为泡影。

[9] 施奈勒基地, 第一处落入哈加纳手的主要英属设施。

[10] 商业中心, 1948年11月29日, 一个抗议联合国分治投票的阿拉伯暴徒将其焚毁。

ABU TOR, 阿布·托尔

AGRIPPAS WAY, 亚格利帕路

AIR STRIP, 简易跑道

ALLENBY BARRACKS, 艾伦比军营

AMERICAN COLONY, 美国区

ARAB COLLEGE, 阿拉伯学院

ARAB LEGION HQ, 阿拉伯军团指挥部

ARMENIAN QUARTER, 亚美尼亚区

BARCLAY'S BANK, 巴克莱银行

BEIT SAFAFA, 拜特·萨法法

BEN YEHUDA ST., 本·耶胡达大街

BEQAA, 贝加

BET ISRAEL, 贝特·以色列

BETHLEHEM ROAD, 伯利恒路

BEVINGRAD, 贝文格莱德

BEZALEL ST., 贝扎勒大街

BRITISH HIGH COMMISSIONER'S OFFICE, 英国高级专员官邸

BUKHARIA, 布哈里亚

CENTRAL PRISON, 中央监狱

CHRISTIAN QUARTER, 基督徒区

CHURCH OF THE HOLY SEPULCHER, 圣墓大堂

CITADEL, 苏莱曼堡
DAMASCUS GATE, 大马士革门
DOME OF THE ROCK, 圆顶圣石清真寺
DUNG GATE, 粪门
EGGED BUS STATION, 艾格德巴士站
FRENCH CONSULATE, 法国领事馆
GARDEN OF GETHSEMANE, 客西马尼园
GAZA ROAD, 迦萨路
GERMAN COLONY, 德国区
GEULA ROAD, 古拉路
GEULA, 古拉
GREEK COLONY, 希腊区
HADASSAH HOSPITAL, 哈达萨医院
HEBREW UNIVERSITY, 希伯来大学
HEBRON ROAD, 希伯伦路
HEROD'S GATE, 希律门
HURVA SYNAGOGUE, 胡尔瓦会堂
ISRAEL, 以色列
ITALIAN HOSPITAL, 意大利医院
JAFFA GATE, 雅法门
JAFFA ROAD, 雅法路
JERUSALEM, 耶路撒冷
JEWISH CEMETERY, 犹太墓地
JEWISH QUARTER, 犹太区
JULIAN ROAD, 朱利安路
KATAMON, 卡塔蒙
KING DAVID HOTEL, 大卫王宾馆
KING GEORGE V AVE., 乔治五世国王大街
KIRYAT SHMUEL, 基尔亚特·什穆尔
LIFTA, 里夫塔
MAHANAVIM, 玛哈那维姆
MAHANE YEHUDA, 玛哈尼·耶胡达露天市场
MAMILLAH CEMETERY, 马米拉赫公墓
MAMILLAH ST., 马米拉赫大街

MANDEL BAUM HOUSE, 曼德尔鲍姆大楼
MASKERET, 玛斯克雷特
MEA SHEARIM ST., 米亚·夏林姆大街
MEA SHEARIM, 米亚·夏林姆
MEKOR BARUCH, 梅克尔·巴录
MEKOR HAYIM, 梅克尔·哈伊姆
MONASTERY OF SAINT SIMEON, 圣西缅修道院
MONASTERY OF THE CROSS, 十字架修道院
MOSLEM QUARTER, 穆斯林区
MOUNT OF OLIVES, 橄榄山
MOUNT OF ZION, 锡安山
MOUNT SCOPUS, 斯科普斯山
MUSRARA, 穆斯拉拉
NABLUS ROAD, 纳布卢斯路
NAHLAT SHIMEON, 纳赫拉特·西缅
NEW GATE, 新门
OHEL MOSHE, 欧海尔·摩西
POLICE HQ., 警察总局
POLICE SCHOOL, 警察学校
POST OFFICE, 邮局
POWER SATION, 发电厂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
RAMBAM ST., 拉姆巴姆街
ROMEMA, 罗梅玛
SALADIN ROAD, 萨拉丁路
SANHEDRIA, 桑赫德里亚
SCHNELLER, 施奈勒学校
SHAAREI HESSED, 萨雷·赫斯特德
SHEIKH JARRAH, 谢赫·贾拉
SHMUEL HANAVI AVE, 什穆尔·哈纳维路
SILWAN, 西尔万
ST.GEORGE ROAD, 圣乔治路
ST.STEPHEN'S GATE, 圣司提反门

STORK TOWER, 鹳鸟楼
TALBIEH, 塔尔比耶
TALPIOT, 塔皮奥特
TEL ARZA, 泰尔·阿尔扎
TEMPLE MOUNT, 圣殿山
TERRA SANCTA, 圣地监管协会
TO BETHLEHEM AND HEBRON, 往伯利恒和
希伯伦方向
TO GIVAT SHAUL, 往吉瓦特·扫罗方向
TO JAFFA AND TEL AVIV, 往雅法和特拉维夫
方向
TO JERICHO, 往耶利哥方向
TO RAMAT RACHEL, 往拉玛特·拉结
TO RAMLLAH, 往拉马拉方向
TRANSJORDAN, 外约旦
VALLEY OF HINNOM, 欣嫩谷
VALLEY OF KIDRON, 汲沦谷
WAILING WALL, 哭墙
Y.M.C.A., 基督教青年会
YEMIN MOSHE, 耶敏·摩西会堂
ZICHRON MOSHE, 齐克伦·摩西
ZION GATE, 锡安门

**铁葫芦****《胡麻的天空》** 秀英奶奶 绘著

秀英奶奶 1947 年生于内蒙古河套平原，念过一年半小学，热爱自然，喜欢花花草草。2011 年春天，跟着儿媳芮东莉开始做自然笔记，部分作品曾刊于《自然笔记》《读库 1501》。本书是她的首部作品集，用自然笔记、农事笔记和社会生活笔记讲述天地万物，也讲述自己，讲述世事人生，记录了一位母亲平凡又丰富的心灵史。

《最后的耍猴人》 马宏杰 作品

《中国国家地理》摄影师马宏杰用 12 年时间，跟拍了中国最后一代耍猴人行走江湖的故事。作者跟着耍猴人一起扒火车，一起卖艺，从这个特殊群体的生活，反映了当代中国的现状与变化。在作者的镜头和文字里，猴子和人同吃一锅饭，同睡一张床，结一辈子的伴，行走江湖，赚钱养家，猴子和人养育各自的儿女，他们一起生活，一起老去，一起消逝于这个时代。

《宋家客厅》 宋以朗 著

本书是宋以朗围绕其父宋淇的一部传记。宋淇（1919—1996）与张爱玲、钱锺书、傅雷、吴兴华、夏志清等有深交，长期以朋友身份担任张爱玲的文学经纪人和顾问。书中不仅还原了宋淇的一生，披露了那一代文化人的相知相惜，破解了不少疑团和误解，也构建了一部“细节文化史”，使读者可以看到 20 世纪华语文学、翻译、电影和大时代的一个侧影。

《等待》（美）哈金 著 金亮 译

本书已在全世界出版 20 多个语种，作者因这部长篇小说，成为迄今唯一同时获得两项全美文学最高奖（“国家图书奖”和“笔会 / 福克纳小说奖”）的华人作家。书里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军医孔林苦苦等待 18 年，终于和结发妻子淑玉离婚，跟久久苦恋的情人吴曼娜结合。漫长的煎熬过后，等来的是身心的解脱，还是更牢固的枷锁？



铁葫芦

铁肩担道义 葫芦藏好书

目录

序曲 /001

第一部 耶路撒冷：“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009

1. 在法拉盛草地公园做出的决定 /011
2. “终于，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民族了。” /028
3. “父已归。” /049
4. 两位前往布拉格的乘客 /061
5. 两个民族，两种军队 /075
6. “我们将绞杀耶路撒冷。” /084

第二部 耶路撒冷：窝里斗 /117

7. “我们不是邻居吗？” /119
8. 哈加纳的圣诞老人 /135
9. 荒谬之旅 /141
10. “巴伯·艾尔·瓦德峡谷，在通往耶路撒冷的路上。” /157
11. 果尔达·梅厄的25个“司提反” /173
12. “从天而降的拯救。” /190
13. “我们将变得坚如磐石。” /197
14. 白光一闪 /215
15. 一个不大可能成为劳伦斯的人 /226

16. 堪萨斯城的男士服装店老板 /239

17. 车队过不来了 /248

第三部 耶路撒冷：围城 /259

18. 一间兀立在地狱里的房子 /261

19. “用你的牙齿紧紧咬住耶路撒冷。” /282

20. 保险杠上的十个字 /296

21. “昨晚我们干掉的一个阿拉伯人。” /305

22. 代尔·亚辛的和平 /312

23. “再见，亲爱的……” /333

24. “进攻，进攻，继续进攻。” /352

25. 格拉布·帕夏带来的口信 /360

26. “我们还会回来的。” /381

27. “石头扔完了就去死吧。” /403

28. 一票之差 /415

29. 最后的晚餐 /430

30. 以珥月的第五天 /446

第四部 耶路撒冷：一座分裂的城市 /483

31. “这些人必能担当。” /485

32. “一年中最美的那个月。” /497

33. “去拯救耶路撒冷。” /508

34. “一代人的哀歌。” /522

35. “约瑟夫救了耶路撒冷！” /532

36. “拿下拉特龙。” /545
37. 通往应许之地的门票 /559
38. “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任务。” /572
39. 拉特龙的麦田 /581
40. “记住我幸福时的模样……” /590
41. “在耶路撒冷道一声晚安,说一声再见。” /604
42. “我们将开辟一条新路。” /611
43. “阿拉伯人民将永远不会原谅我们。” /624
44. 为生者干杯 /640
45. 30日停战 /647
46. 美中不足的号角 /661

尾声 /673

人物小注 /681

鸣谢 /693

各章注解 /697

参考书目 /731

索引 /749

译后记 /775

序曲

这声音他们太熟悉了。在 1948 年 5 月这个下午之前的几个月里，这种凄惨的呜咽声标识着他们存在的边界。那是英国人的风笛声，现在它最后一次回荡在耶路撒冷古老的石路上，预示着这些还滞留在耶路撒冷古老城墙内的英国士兵也要开拔了。他们排成纵队行进，默默无语、不苟言笑，有节奏的军靴踏步声和行将消逝的风笛声混在一起。在每一列纵队前后各有一名士兵，胳膊上倒挂着一支司登冲锋枪，和他们平素一贯的目不斜视迥异，不住地扫视周围充满敌意的石头建筑。

从犹太人的街道两旁、装饰着石雕的会堂窗户里，从传道授业的圣堂发霉的门廊里，蓄着大胡子的老人望着他们前进。他们的祖先也曾这样望着其他士兵走出耶路撒冷：有巴比伦的、亚述的、罗马的、波斯的、十字军的以及土耳其的，他们都是在耶路撒冷短短 32 年统治行将结束、正在抽身离去的英国士兵的军事前辈。这些老人是拉比、《塔木德》学者、律法的解释者，数百年来，他们和他们的前辈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段被遗忘的犹太遗迹——下面，靠着他们散居的兄弟、大卫城的守护者的接济为生，他们经年累月、坚持不懈地钻研经典，脸色苍白、弯腰弓背。他们谨守安息日，他们贫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律法的明确规定。他们熟记《托拉》经文，辛勤抄写世代相传的《塔木德》文献。他们每天跪在圣殿山的石头面前，祈求终有一天，亚伯拉罕的上帝会将他的子民从他们被丢弃的地方带回锡安地。

这一天从来没有如此接近过。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是如此，他们

从街区堵着沙袋的窗户和庄严的石头墙上开凿的枪眼里，注视着这些英国士兵。这些武装起来的人已经没有耐心按上帝的指示行动了，他们下定决心，要用自制的手榴弹和他们抓在手中的司登冲锋枪，加速上帝预言的到来。在最后一名英国士兵消失后，他们就将冲出去抢占英国人数月来控制的位置，那是将老城的犹太区和阿拉伯区分割开来的一连串有利地形。

最后一列英国士兵沿着街道走下去，突然停了下来，向左转入一条蜿蜒曲折的鹅卵石铺成的小巷里的路，它通往占地面积很大的亚美尼亚宗主教领地。队伍在奥尔·查伊姆街（Or Chayim）3号的石拱门前停了下来。

屋里，犹太区的年长居民末底改·维恩嘉顿（Mordechai Weingarten）拉比在古书和犹太银器环伺之下，阅读着令人气定神闲的圣经，已然度过了一个下午。陷入沉思的他，听到敲门声还犹豫了一会儿。

他站起身，穿上黑色马甲和外衣，扶了扶金丝边眼镜和黑帽，迈步向场院走去。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人到中年的英国少校，别着萨福克团黄红相间的军徽，右手悬挂着一把约莫一英尺长、锈迹斑斑的铁条。他向这位年长的拉比郑重地鞠了一躬，并把它交给了他。那是一把钥匙，耶路撒冷老城七门之一锡安门的钥匙。

“从公元70年直到今天，”他说，“耶路撒冷的城门钥匙从未掌握在犹太人手里。这是18个世纪以来，你的人民第一次获得此项特权。”

维恩嘉顿用颤抖的手接下钥匙。有一则犹太人的传奇说，就在罗马皇帝提多摧毁圣殿的那天晚上，城里绝望的祭司把耶路撒冷的钥匙抛向了天堂，呼喊：“上帝啊，从此以后就由你来守护这些钥匙吧！”现在，这位并不合适的代理人把它们交还给犹太人，立正并敬礼。

“我们的关系不总是那么轻松愉快，”他说，“但还是让我们像好

朋友一样告别吧。祝你好运，再见。”

“耶和华啊，你是应当称颂的！”维恩嘉顿轻声地说，“你赐给我们生命和食物，准许我们活到今日。”然后，他对英国人说，“我以我人民的名义接受这把钥匙。”

英国人转过身去。他迅速命令他和士兵列队离开拉比的小院子。夜晚的阴影降临到了耶路撒冷老城。很快，一种新的声音代替了风笛的回响。维恩嘉顿紧握着这把锡安门的钥匙，听见这声音，怔住了。这声音提醒他的人民，他们开启大门的力量多么微弱，他们对于这些石墙围起的新领地的所有权或许将会非常短命。耶路撒冷将再一次变成战场。拉比在渐浓的夜色中谛听，这响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密，仿佛遍及整个老城。

那是令人感到不祥的、恐怖的枪声。

子弹一颗一颗从头顶飞过，这位阿拉伯女子本能地紧张起来，她加快脚步，穿过阒无一人的街道。在阿希亚·哈拉比（Assiya Halaby）的前面，朱利安路（Julian's Way）的山顶就是她的目的地，在那里的一幢六层楼的石头建筑里，她曾经工作了许多日子。这座难看的建筑辖制着新耶路撒冷（New Jerusalem）的天际线，而住在里面的人则主宰着整个城市的生命线。这幢以那个在犹底亚山上选择建都的国王名字命名的建筑，乃是英国巴勒斯坦委任统治局的所在地。

这天早上，大卫王宾馆的大堂几乎是空荡荡的。黄色的防尘罩覆盖在扶手椅和沙发上。平日里一尘不染的地面上扔着废纸。六个用红蜡封着锁的档案柜摆放在门口，就等着货车将这些曾经带给人希望的法令存入英国某个尘封的档案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最后几个英国公务员，就像官方鸡尾酒会上的最后一批食客似的，在略微有些尴

尬的气氛中说着闲话。

阿希亚·哈拉比冒着生命危险来到大卫王宾馆，向他们告别。她走进宾馆，发现她是同事——不管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中，唯一一个前来向这些统治着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长达三分之一世纪的人来告别的。

在午后的大卫王宾馆三楼办公室里，她作为英王政府的雇员，为他们办了最后一件公事。她签署了一份特别的补充支出授权书，批准农业部发放 650 巴勒斯坦镑，以支付两位编外护林员守护杰宁森林的工资。她明知这些森林里的树木永远不会知道有这些护林员保护性的巡视，但她还是干脆利落地用她官僚主义者的钢笔画了圈。也许是该签署这份授权书，因为在许多方面阿希亚·哈拉比是巴勒斯坦的英国行政当局的产物。

她出生于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中产家庭，从英国行政当局那里获益甚多。首先，多亏了它，她获得了妇女的解放，一个象征性的事实就是，1939 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在耶路撒冷机动车登记处举行了一个简短仪式。仪式结束后，阿希亚成为巴勒斯坦第一位拥有并驾驶汽车的女子。

和许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并不真的相信英国人会离开。那些曾经教导她，要热衷于把人类事务管理得井然有序的人居然“逃跑了，还留下了一个真空”，这简直不可理喻。可是现在，和阿希亚握手告别后，他们鱼贯爬上等候在一旁的巴士，就这样匆匆离去，甚至没想到要为唯一一个来向他们告别的巴勒斯坦人留下一条安全的回家通道。他们的车队沿着朱利安路一路下行，往大马士革门绝尘而去。在他们身后，阿希亚·哈拉比最后一次挥手作别。大卫王宾馆现在已是门可罗雀。在这座曾象征着巴勒斯坦统治权的堡垒

里，让人还能想起英国人的，就只剩下一些纸片，像秋天的枯叶，在空荡荡的走廊里面飞舞着。

阿希亚·哈拉比回到家，发现她兄弟留下一张纸条，要她赶紧到老城的穆斯林区和他会合。她收拾了几样东西：一台便携式打字机、一只婴儿枕头、一只泰迪熊，还有一套绿色的两件套。出门时又顺手从书架上抓了一本书，好在以后的几天里翻阅。

和许多耶路撒冷人一样，阿希亚·哈拉比认为，从那天早晨起将要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很快在耶路撒冷的中心就要竖立起一堵高墙，墙上的石头将让这座她出生的城市成为她的流放地。不是几天，而是几年的时间里，她都要去思考她在那天早上带出来的书上的内容。那本书的书名是《阿拉伯的觉醒》。

身穿刚熨好的英国皇家炮兵将军服，一副严厉而庄重的样子，这位苏格兰人迈步走出官邸正门，停下脚步，欣赏着展现在他眼前的风景。某个对圣经知识一无所知、早已被人遗忘的官员，像游客似的瞥了一眼，就决定在这座恶意之山¹上修造英国驻巴勒斯坦高级专员的官邸。此举必定让那些生活被此地居民所决定的人对其生活嘲笑不已。现在，阿兰·康宁汉爵士（Sir Alan Cunningham），最后一任的高级专员做最后一次回眸，欣赏脚下的壮观景象，亘古不变的耶路撒冷城墙在荒瘠的山头一览无余。

然而，康宁汉爵士几乎没有时间沉思。作为英国的高级专员，还有最后一项仪式在等待着他举行。就像在遍布山脚的教堂一样，他所

1 恶意之山（Hill of Evil Counsel），欣嫩子谷南面的一座山，传说商议处死耶稣的大祭司该亚法的家就在山上。（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